

毕仲衍《中书备对》户口年代考*

徐东升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根据《中书备对》各路府州军所辖县数与其相应《元丰九域志》所辖县数比较,可得出《中书备对》各路所辖各县在元祐元年(1086)以前的废置数,再对照文献记载,可以确定《中书备对》所载政区为熙宁十年(1077)之制,因此其户口年代也应是熙宁十年(1077)。至于该年的三个不同的全国户数,它们本出一源,只是统计或传抄有误以及统计对象不同造成的结果。

[关键词]宋代;《中书备对》;户口年代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4)02-0102-06

《中书备对》是应宰相吴充之请,于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戊子,命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吏房公事向宗儒、太常丞、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编修,至元丰三年(1080)八月庚子修成,由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奏进。该书失传已久,现在所能看到的《中书备对》的户口数据,是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转载而来的,这些户口数据对宋代户口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但记载了全国户口总数,而且记载了各路的人口数,尤其重要的是它同时记载了户、口、丁的数据,是解开宋代“户多口少”之谜的重要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中书备对》没有说明户口数据的具体年代。所以本文就这个问题试做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书备对》各路户口汇总

《中书备对》的户口数据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全国户、口、丁的总数以及主、客户的户、口、丁的总数,二是各路主、客户的户、口、丁的总数。另外,各路除户口数据外,还载有所管辖府、州、军的数量和名称,以及所管辖县的数量,但没有县的名称。各路县的数量是本文考证《中书备对》户口数据年代的关键所在,将在下文讨论。为便于下文的讨论,现将各路主户、客户、主户口数和客户口数的汇总数据列表1:

表1:《中书备对》各路户口汇总

路	主户	客户	主口	客口
东京开封府	171324	-	295912	85180
京东路	817983	552817	1660903	885774
京西路	383226	268516	644757	458130
河北路	765130	219065	1473683	407501
陕西路	697967	264351	2015436	746368
河东路	383148	67721	752301	138358
淮南路	723784	355270	1393555	637326
两浙路	1446406	383690	2605484	618215
江南东路	902261	171499	1609612	289843

* [收稿日期]2003-06-12

路	主户	客户	主口	客口
江南西路	871720	493813	2010646	1065201
荆湖南路	456431	354626	1153872	674258
荆湖北路	350593	238709	702356	509644
福建路	645267	346820	1368594	674438
成都府路	574630	196903	2789225	864523
梓州路	261585	-	885501	528214
利州路	179835	122156	402874	245992
夔州路	68375	-	215595	252472
广南东路	347459	218075	812147	322512
广南西路	163418	78691	584641	470946
合计	10210542	4332722	23377094	9874895
总计	14543264		33251989	

二、《中书备对》政区的年代

《中书备对》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八月,就此而论,《中书备对》政区的年代应在元丰三年(1080)以前。要确定到底是哪一年,本来可以借助府、州、军、县的废置,但是《中书备对》只记载府、州、军的名称,没有县的名称,而府、州、军相对较为稳定,难以说明问题,所以这里唯一的办法是把《中书备对》所载各府、州、军所辖县数和其相应地在《元丰九域志》中所辖县数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从《中书备对》政区代表的年代以后至《元丰九域志》政区代表的年代为止废置的县的数量,再根据文献记载的县的废置情况,确定《中书备对》政区的年代。这种办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元丰九域志》虽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但后经陆续修订,所载政区是元丰八年(1085)之制,也就是说,《中书备对》政区代表的年代以后至元丰八年(1085),全国各县的废置情况,都应该在《元丰九域志》中得到反映。现将元祐元年(1086)以前《中书备对》所载各府、州、军辖县废置数量列为表2:

表2:元祐元年(1086)以前《中书备对》所载各府州军辖县废置数量

路	《中书备对》县数	《元丰九域志》县数	废置县数
东京开封府	22	17	5
京东路	78	70	8
京西路	79	81	2
河北路	104	106	2
陕西路	118	121	3
河东路	73	74	1
淮南路	69	69	0
两浙路	79	79	0
江南东路	48	48	0
江南西路	47	47	0
荆湖南路	33	34	1
荆湖北路	45	46	1
福建路	45	45	0
成都府路	58	58	0
梓州路	49	49	0
利州路	39	38	1
夔州路	31	30	1
广南东路	40	39	1
广南西路	60	64	4

从表 2 可以看到,淮南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梓州路辖县废置数量为零,文献中也没发现有关的县的废置情况,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无需多言。至于剩余各路,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东京开封府:“熙宁五年废滑州,以白马、韦城、胙城三县隶府;又废郑州,以管城、新郑二县隶府;……元丰四年复置滑州,白马、韦城、胙城三县复隶滑州;八年复置郑州,以管城、新郑二县,……并隶郑州。”熙宁五年(1072),白马、韦城、胙城、管城、新郑隶属开封府,又分别于元丰四年(1081)和元丰八年(1085)归还滑州和郑州,所以《中书备对》记载开封府所辖县数比《元丰九域志》多 5 个。这说明《中书备对》所载政区的年代应在熙宁五年(1072)之后。

京东路:表 2《中书备对》记载京东路所辖县数比《元丰九域志》多 8 个,原因有两个:一是兖州邹县“熙宁五年废为镇,隶仙源县,元丰七年复。”二是由于表 2《元丰九域志》的京东路所辖县数是以《中书备对》记载的府州军为依据而统计的,而《中书备对》或《文献通考》转引《中书备对》时,漏掉了南京应天府和淮阳军,但把它们所辖 9 县计入了京东路。如果不计此 9 县,《中书备对》所载京东路县数应为 69,比表 2《元丰九域志》的京东路县数少 1,这一县就是兖州邹县。这说明《中书备对》所载政区的年代应在熙宁五年(1072)之后。

京西路:唐州方城县“庆历四年省方城县为镇入邓州南阳县,元丰元年复为县,隶州。”孟州汜水县“熙宁五年省汜水县为镇入河阴,……元丰三年复置汜水县。”所以方城县和汜水县就是表 2《元丰九域志》京西路县数比《中书备对》多出的 2 个县。由此也可以看到,元丰元年(1078)复置的方城县并没有被列入《中书备对》,这说明《中书备对》记载的应是元丰元年(1078)以前的政区。

河北路:有 5 县经历过废置。冀州“嘉祐八年省武邑县为镇入藁。熙宁元年省枣强县为镇入信都,六年省新河县为镇入南宫,十年复置枣强、武邑县。”^⑪永静军阜城县“嘉祐八年省阜城为镇入东光,熙宁十年复为县。”^⑫顺安军高阳县“熙宁六年省为镇,十年复为县。”^⑬滨州招安县“庆历三年析地置招安县,熙宁六年省为镇,元丰二年复为县。”^⑭而表 2 河北路的县数,《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多 2 个,这至少可以说明熙宁十年(1077)复置的 4 个县有被列入《中书备对》的。就此而论,《中书备对》记载的政区不早于熙宁十年(1077)。

陕西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多出的 3 个县分别是:华州渭南“熙宁六年省渭南为镇入郑,元丰元年复为县。”^⑮熙州狄道县“熙宁五年收复置县,九年省。元丰二年复置。”^⑯陕西湖城县“熙宁四年省湖城县为镇入灵宝,……元丰六年复置湖城县。”^⑰这说明《中书备对》记载的政区区划应是元丰元年(1078)以前的。

河东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多 1 县,却有 3 县经历过废置:晋州赵城县“熙宁五年省赵城县为镇入洪洞,……元丰二年赵城复为县。”^⑱岢岚军岚谷县“熙宁三年废岚谷县,元丰六年复置。”^⑲辽州,熙宁七年废为平定军。元丰八年复置。熙宁七年省和顺县为镇,入辽山。元丰元年复置。”^⑳其原因有二:一是《中书备对》没有辽州,所以《元丰九域志》中辽州所辖的辽山县没有计入表 2 河东路的县数,二是《宋朝事实》记载的元丰元年(1078)复置的和顺县,在《元丰九域志》中找不到,可能在元祐元年(1086)以前又被废。

荆湖南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多出的 1 县,即是邵州蒟竹县:“元丰四年以溪洞徽州为蒟竹县,隶州。”^㉑

荆湖北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多 1 县,却有 3 县有过废置:沅州“熙宁八年废锦州寨及招谕县入麻阳。元丰三年以黔江城为黔阳县。”^㉒靖州“贯保县,元丰五年置。”^㉓诚州渠阳县“元丰六年以沅州贯保寨,析邵州蒟竹县户隶州,以贯保寨地建渠阳县为州治。”^㉔其原因有二:一是诚州置于元丰六年(1083),《中书备对》没有诚州,表 2 的《元丰九域志》县数也就没有把诚州管辖的渠阳县包括在内;二是《中书备对》和《元丰九域志》都没有记载荆湖北路有靖州,也没有贯保县,如果《宋会要辑稿》记载不虚,则可能是靖州和贯保县在元丰五年(1082)至元丰八年(1085)之间被废。

利州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少 1 县,原因在于《元丰九域志》记载的错误:龙州实际管辖江油、清川和三泉 3 县,而《元丰九域志》却把龙州管辖县数统计为“县二”。²⁵

夔州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少 1 县,理应有 1 县被废,但是元丰元年(1078)却有 1 县复置:南平军南川县“熙宁七年以涪州隆化县隶军,仍省渝州南川县为镇入焉。元丰元年复置南川县。”²⁶其中原因尚待考证。

广南东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少 1 县,其原因并不是某个县曾被省废,而是梅州的废而复置,“熙宁六年废(梅)州,以(程乡)县隶潮州。元丰五年复置州,县复来隶。”²⁷由于梅州熙宁六年(1073)已废,元丰五年(1082)才复置,梅州没有被列入《中书备对》,所以表 2 统计的《元丰九域志》的县数并不包括梅州管辖的程乡县。这说明《中书备对》所载政区的年代应在熙宁六年(1073)之后。

广南西路:表 2《元丰九域志》比《中书备对》多 4 县,它们分别是桂州修仁县:“熙宁四年省永宁、修仁二县为镇入荔浦。元丰元年复置修仁县。”²⁸昌化军昌化县和感恩县:“熙宁六年省昌化、感恩二县为镇入宜伦。元丰三年复置昌化县,四年复置感恩县。”²⁹万安军陵水县:“熙宁七年省陵水县为镇入万宁,元丰三年复为县。”³⁰这 4 县以元丰元年(1078)复置的修仁县为最早,即然修仁县未被列入《中书备对》的县数,说明《中书备对》反映的是元丰元年(1078)以前的政区。

从以上可以看到,京西路、陕西路、广南西路的情况都说明《中书备对》记载的是元丰元年(1078)以前的政区,开封府、京东路和广南东路的情况说明《中书备对》所载政区的年代应在熙宁六年(1073)之后,河北路的情况说明《中书备对》记载的政区不早于熙宁十年(1077),由此可以确定,《中书备对》记载的是熙宁十年(1077)的政区。

三、《中书备对》户口的年代

宋代户口的统计汇总是按照行政区划自下而上逐级进行的,各县将全县户口登记汇总申州,州汇总各辖县户口申转运司,转运司汇总各州户口申尚书户部。所以政区的年代与户口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有某县、某州的存在,就必然会有它们的户口;如果某县、某州被废,就不可能再有以该县、该州为名目出现的户口,它们原来管辖的户口会划归别处。由于《文献通考》引述的《中书备对》只有县数,没有县的名称和各县的户口数量,所以这里无法提供直接证据,不过商税的情况和户口类似,可以提供旁证。如上文提到的京西路唐州方城县,庆历四年(1044)省为镇入邓州南阳县,元丰元年(1078)复为县,隶唐州,不被包括在熙宁十年(1077)的全国县数,所以熙宁十年(1077)就不再有方城县的商税额³¹。

当然,记载宋代政区与户口不一致的书籍也还是存在的。比如《宋史·地理志》记载各府、州、军的户口,大部分采用的是崇宁年间(1102 - 1106)的户口,也有一部分采用的是元丰年间(1078 - 1085)的户口,不论《宋史·地理志》采用的是哪一年的政区,其户口与政区都不可能一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宋史》成书晚,无法利用有关各府、州、军的详细、完备的户口资料。再如上文所言,《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后来经过修订,所载政区并不纯粹是元丰八年(1085)之制,而户口则是按年统计汇总的,所以政区与户口在年代上也是不一致的。但《中书备对》完全可以避免这些特殊情况。如上文所言,《中书备对》从开始编修到完成,其作者毕仲衍一直为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完全有条件接触到全国的户口资料;《中书备对》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并没有再经过修订,它可以采用元丰三年(1080)以前的某一年的政区。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中书备对》户口的年代是熙宁十年(1077)。

四、熙宁十年(1077)的三个全国户数

既然《中书备对》所载户口年代为熙宁十年(1077),那么就现有资料而言,熙宁十年(1077)有三

个全国户口数据:一是表1根据《中书备对》所载各路户口数据统计得出的14543264户;二是《文献通考》转引《中书备对》的全国总户数:14852684户^②;三是《宋会要辑稿》记载的14245270户^③。这三个户口数据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首先,前两个户口数据的差异,主要是由《中书备对》或《文献通考》转引《中书备对》漏载开封府、梓州路、夔州路的客户数造成的。表1根据《中书备对》各路户口数据统计得来的结果是:总户数14543264,其中主户10210542,客户4332722;总口数33251989,其中主户口数23377094,客户口数9874895。而《中书备对》提供的全国户口总数是:总户数14852684,其中主户10109542,客户4743144;总口数33303889,其中主户口数23426994,客户口数9876895。^④《中书备对》的总户口数和表1根据各路户口统计的总户口数相比,总户数多309420,其中主户少101000,客户数多410422;总口数多51900,其中主户口数多49900,客户口数多2000。

这两个户口数据在总口数、主户口数和客户口数方面,相差细微,尤其是客户口数,只是一个数字之差,显然系统统计或传抄的错误。从这一点看,这两个户口数据应该是一致的,至于其中的差别,除了统计或传抄的错误外,就是开封府、梓州路、夔州路三路的客户数漏载,总户数的差额309420应该就是这三路的客户数。这里可以对这三路的客户数进行估计,以证实这一点。

根据表1,三路的主户数为501284,主户口数为1397008,客户口数为865866。主户的户与口之比为1:2.7869,假定客户的户与口之比与主户相同,三路的客户数大约为310691,这与总户数的差额309420相差甚微。

其次,《宋会要辑稿》记载的14245270户与《中书备对》的14852684户的差别应该是因统计对象不同而引起的。据吴松弟研究,宋代户口,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府州的数据,基本上都是主客户的合计数,主客户只是宋代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以此为标准进行的户口统计不可能将所有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这些未统计在内的人口,主要是由军队及其家属、某些非汉族人民、僧侣道士以及妓女等组成^⑤。不过,这些户口虽不计入主客户数,并不代表不进行统计,也不代表宋代的全国户口都不包括这些不被列入主客户的户口数,《中书备对》的全国户口总数就包括了不被计入主客户的户口数。

《中书备对》分别在全国主户数和客户数下注曰:“内四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二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观、山径山团、徭典佃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并附入主户数。”“内一万五百二十二户,元供交界浮居散户、蕃部无名目户,今并附入客户数。”^⑥这些户口有具体的数字,应该是户口统计的结果,它们不分主客,分别附入主客户数,应该是属于不列入主客户的户口,不然,也不需要特别注明。这说明《中书备对》的14852684户中包含了这些按规定不列入主客户统计的户口,如果把这些户口从总数中扣除,剩余的14422640户应该是全国的主户与客户的总数,这与《宋会要辑稿》记载的14245270户相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数据,其差别可能是户口统计或传抄的错误。

注释: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七,中华书局点校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

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时在前言中说:“其书虽修成于元丰三年,但其后当又经过陆续修订,所载政区实为元丰八年之制。”此言不甚确切,因为熙宁五年废为镇、元祐元年复为县的荥阳、荥泽、原武三县被列入《元丰九域志》郑州所辖的县数,只是此为仅有的一例,其它元祐元年废置的县并没有在其中得到反映,并且《中书备对》没有包括郑州,并不影响问题的讨论。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

根据《中书备对》所载各府、州、军在《元丰九域志》中所辖县数统计。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一六,中华书局,1957年。

根据《元丰九域志》卷一:淮阳军于太平兴国七年(982)设置,辖有2县;应天府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升为南京,辖有七县。此后至元祐元年(1086)以前,南京、淮阳军及其辖县并未见有变动过。

《元丰九域志》卷二,第29页。

《元丰九域志》卷二,第33页。

⑪《元丰九域志》卷二,第66页。

⑫《元丰九域志》卷二,第73页。

⑬《元丰九域志》卷二,第89页。

⑭《元丰九域志》卷二,第72页。

⑮《元丰九域志》卷三,第110页。

⑯《元丰九域志》卷三,第126页。

⑰《元丰九域志》卷三,第107页。

⑱《元丰九域志》卷四,第164页。

⑲《元丰九域志》卷四,第177页。

⑳(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八《升降州县一》,四库全书本。

㉑《元丰九域志》卷六,第264页。

㉒《元丰九域志》卷六,第275页。

㉓《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三六。

㉔《元丰九域志》卷六,第277页。

㉕《元丰九域志》卷八,第362页。

㉖《元丰九域志》卷八,第373页。

㉗《元丰九域志》卷九,第417页。

㉘《元丰九域志》卷九,第420页。

㉙《元丰九域志》卷九,第438页。

㉚《元丰九域志》卷九,第439页。

㉛《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七:“唐州:旧在城及方城、湖阳、北阳县、山庄五务,岁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五贯。熙宁十年,在城一万六百七贯九百五十四文;湖阳县九百九十一贯九百七文;北阳县二千八百四贯五十五文;桐柏县六百二十一贯五百一十文。”

㉜《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

㉝《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七。

㉞《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

㉟吴松弟《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